

T3417/3971

6

宗子相集卷之六

門人

王國論

王國論

王國論

文部

明縣志序今胡公德政碑

增城胡公有

孝廟時知縣享年九年既去六十年而公之孫曾

君行部至則既之父老垂白而杖者數百人送之

郊嘆曰此我朝令公之子也也乃跪而待曾

君行部至則既之父老垂白而杖者數百人送之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5 1939

宗子相集卷之六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門人

趙秉忠
王同讚
陳學麟

鄭應齡
蕭時中
黃其暉

謝瘡
魏廷言
王焱
同校刊

文部

明甌寧桌令胡公德政碑

增城胡公在

孝廟時知甌寧凡九年既去六十年而公之孫督學
君行部至則甌之父老垂白而杖者數百人逆之于
郊嘆曰此我胡令公之子之子也已乃跪而持督學
君衣泣曰老人自兒時事令公今六十年矣而令公

之愛之著於諸老人猶一日也今得見公猶見令公
焉於是督學君亦泣而色之學士大夫因上書請專
祠祀公督學君起辭曰諸大夫其母以予故而私予
先人諸大夫遂狀其事曰謹按禮凡有功烈於民者
則祀之古之道也公之廉之明之勤之惠姑不論論
其大者即其革焚死而示之孝禁溺子而示之慈法
淫者而示之倫察田屍而示之法舉釋奠而示之禮
則何者非功哉今旣之民雍雍而綸綸斤斤而井井
以惠于家而不墜其身者是誰之遺也即不祠何以
解諸父老悲思敢固以請以附於古者有功而祀之

某督學君嘆曰諸大夫既以先君子為無罪於百姓
敢不從大夫之請以慰諸父老之心於是以其月某
日附公於名宦祠秩祀如故事而因命余采其實以
詔來者余則安能知公顧獨觀於公而有感於古今
治道人心之幾也夫天下之治繫民民繫令所從來
長遠矣余讀漢書循吏傳所稱述咸守與令而卓魯
諸君最著跡其政蓋若慈母之於赤子寒而絮餒而
哺蹶而持痛而撫非夫文章之飭而禮樂之華也然
當時為之君者至下璽書勞苦錫之章服即萬世之
下亦莫不握讀而嗟何故哉則其政之感人心深也

天感而至於心斯古今一矣今公去甌六十年而父老悲思而祀之則安知萬世之下不以卓魯並公哉故曰吾觀於公而知古今治道人心之幾也夫公既以政而繫甌之父老之思督學君又以教而率甌之子弟以趨於善世有令德照于八閩炳炳如日也斯又漢臣所缺者督學君則又具言公之持身肅也其儼而居家人莫敢闕焉遇鄉之子弟輒教之而公之門人由公之教以儒起家者如林矣嗟夫然則公之可紀獨政哉獨政哉公名璋字資禮鄉進士督學君名庭蘭字伯賢則與余同舉庚戌進士

西門記

戊午四月既望余至自汀是時都御史阮公被逮北去島寇直犯閩安省中人惶急走而諸大夫日議守城事遂以余守西門城凡七門而西門者芋原橫塘南臺之所取道也先是有司悉部勸諸父老子弟守陴余登陴則悉罷諸所貧者疾者孤而孀者留其壯與之約曰晝則家夜則陴擊柝鳴鏡而懸火陴外不如約者以軍法從事會明日報寇將至六門咸閉矣而城外人數十萬大呼祈入余遂日關西門入之晨起輒坐城上列健兒數十于門人詰而入而牛馬鷄

豕群群薄吾坐不問也客有言闢門誠善獨柰何不
虞奸人哉余曰客休矣余辨此矣即有奸人者吾任
之於是為檄召城外百里所蓄薪穀悉徙之城中不
徙者吾縱亂兵焚之而壯夫有不有薪穀而入吾門
者不得入於是城外薪穀日以萬石塞門矣城外人
食城中者不下十萬城守凡五十日而斗米不增一
錢蓋以多故而議者謂城外民廬逼城者恐賊至焚
之以攻吾門於是凡有廬而近者輒命焚之烟裊裊
四起廬者還泣不止也余則止西門之外之廬不焚
下檄曰寇至五十里爾其自焚吾不忍為爾焚也其

有樹于城側者議者恐寇至登樹闕我於是下伐木
之令護戎者持斧環城伐之至西門余偕護戎出視
棗百株梨百株垂垂實矣護戎請斧余止之曰毋伐
即寇至何能登此柔幹哉凡城不屋其上而闔城則
屋蓋其城故於沙不屋則雨浸善環而議者謂城而
屋不便擊寇也於是每楹輒毀其一路寇至則立之
屋上擊寇余咲曰兵不能雄之行間而能雄之屋上
哉且一雨而千楹何恃也遂止不毀而外郡以援兵
至凡二千人咸余所部兵也余令護戎帥督之野習
射夜則分堠之堠間五人一爨十人一人下堠取薪

不取薪而下堞者以軍法論以是兵戢不擾而邵武部兵之出守西夾江也至則咸病卧村墟中余命揚生急馳而人劑之遂起是時寇已陷福清福清人携孥息至者日以千計而鎮東之於福清近也寇既去復攻鎮東鎮東人善守以故不可拔別分一寇寇與幾拔會當事者提兵至遂解與之圍而寇之寇泉也巡臺被戎督守遂解去往往出游兵伏擊有所俘獲以歸當是時興泉之寇已南而鎮東者尚屯海上意揚揚甚也會督府馳至則檄兵數千連數十大艖要擊之寇輕我輒駕大艖逆我而我兵奮怒弩鏃亂發

乘風大呼寇艖反出其下遂大肆擒獲餘者沉之海中捷至悉罷諸所守陴之卒與外兵入援者余亦解榻還著而父老群然別余泪下霑衣焉時五月二十三日也余懼往事放失無以詔來遂書而存之

七月西征記

戊午五月海寇既平於是悉罷諸所入戍者先是粵兵三千以丁巳十月徵至戍省中督府至陞下采金牛酒勞之已而寇至檄其往不往也匿之民間而督府既已檄閩兵勦賊歸矣於是粵兵慙會其酋長以千金為其二子取婦欲去遂日夜請之督府督府業

已厭之因請上罷去而檄余督之西時七月六日也
故事客兵餉金咸頒之酋長酋長輒匿其半而半給
之以故任其掠不問余於是召其酋長跽之庭誠之
曰而提三千人食我四萬未聞其逐一賊也若後匿
群酋金任其掠者吾且縛而千金婦致之闕下於是
酋長大懼出則嚴戢其群毋掠余至延平聞其不掠
也輒又厚遺其酋長牛酒是時汀守徐君使使來問
粵兵狀余報以尺牘其詞曰歸自建安則有護軍之
檄矣其人咸虎而戟日夜繩之塗不掠塗然亦其塗
之人徙其鷄犬孥孺而內之他所故免足下幸傳檄

塗居者毋縱鷄犬不收毋不能一時去其孥孺以為
護軍使者憂也再二日至將樂群酋之至也咸舟至
將樂則陸是時秋炎群酋畏炎不日馳而夜馳余與
之共馳輿不鷄鳴不停也蓋十日而至石牛石牛去
汀百里其地故有塾云塾師聞群酋至輒匿之山中
而獨留其學子而髻者守笥酋睨其笥不知其書笥
也持刃劈之見其為書則又碎其書於是學子頓足
而泣亡何酋又網其池魚學子者業不知畏酋也既
已忿又闕其網魚輒大呼曰客兵作賊因裂其網投
之於是酋大怒即手縛之而訴之酋長曰是子竊吾

刀也酋長信之既已縛之一夕明日驛史入言狀余怒命從事往讓酋長酋長懼而詰人安在則已繫而去之三十里矣於是追釋之又二日至汀徐居又大勞其酋長及群酋以去自省抵汀蓋千里而二旬始至其所經雖少焚劫然鷄鴨魚鱸門屏廬灶蕭然矣出瑞金遂益大掠而余間從輿中問父老父老輒為余泣曰吾民之苦客兵甚於盜也夫當事者走千里召外兵擊賊豈不至急民哉及其至乃不肯發一矢徒喫金而歸也歲費帑金數萬即道塗牛酒又半之矣卒乃使其民憂嗟怨嘆若覩賊焉嗟乎後之談客

兵者慎念哉

九月西征記

余以八月二十八日出問則泰寧報粵賊急余即下檄邵延各郡邑兵夾勦而身與數騎星馳而西至延則賊已殺泰寧簿又檮其衛使楊余曰事迫矣於是檄歸化兵截其西邵武兵防其北將樂兵阻其東而謝倅時視事來安則檄謝督兵截其南馳至將樂會顏使君顏使君留將樂防賊之東而余督數百騎徑趨歸化至白蓮驛則賊已遁紫雲臺矣臺去白蓮六十里歸化來安沙縣各百里而歸化又賊入汀歸粵

之要塗也余以是夜馳至檄其邑兵五百粵兵二百付李丞蘇簿及豐從事馳之紫雲兵急不及餐而余取邑父老米三十石令健兒數十有隨之賊是時已據紫雲數日延平衛使劉周率其衆與賊戰賊佯敗衆逐之賊伏起環戰遂殺我兵數十人已乃聞歸化兵至輒驚走先是賊過歸化歸化人善弩輒射殺數人賊遂遁至語人曰吾遇延平兵卧而戰遇永安兵坐而戰遇歸化兵立而戰蓋懼之也賊既遁而歸化兵追之遂逼永安永安在萬山中而積穀寮人最悍於是謝倅檄積穀寮兵二百出戰擒數十賊獲大旗

追至百里不及而歸而賊遂夜從上杭歸粵會上杭兵又追擒之謝倅馳報余於是勒回所遣歸化兵罷豐從事還郡明日遂發歸化至白蓮其丞廣陵人也老而被創覲余流涕余詰其狀則曰賊從恭寧來乃徑至驛云其鼓而登堂而朱衣者蓋少年美丈夫也是時驛中人惶急走而丞負廩金匿之暗室中少年問丞安在於是群賊四索曳出之欲鞭之而少年止之曰丞老矣速取金來宥女於是驅而之賊中少年獨坐上坐見丞蹠輒以手扶之起曰此官人也遂呼之官人與之坐而列所掠諸婦于旁諸婦而抱兒者

輒自乳其兒其兒啼少年輒啖之果代抱之而諸婦如對其家人不懼也少年謾言曰公以我為賊乎我非賊聊與二三兄弟訪故舊此中不免取牛酒為諸父老費而何當事者以我為賊而勒官兵補我也公不聞泰寧簿與衛使之事乎即口不畏兵然時時遣其從外瞭聞兵至輒錯愕耳語起矣余曰女奚策而歸曰賊既已解去腰間廩金而丞之子復以十金踰進遂釋丞然初索之暗中時已被三創矣而諸婦之家亦各進金放去余因大息曰嗟乎世言賊難圖者豈不惑哉夫丞卑官耳而畏不敢縛止利其數金此

其志非雄桀可知矣且賊號千人實不滿三百又多老穉其間方初入寇時使有司者僅得中智之士率健兒善射者數百人扼其要而伏以待之可一鼓而擒也乃張簿以輕進斃楊帥以貪功縛劉周以失險潰此何說哉此何說哉余又聞賊之初至泰寧也泰寧故無城而簿遂率諸健兒出戰簿亦衣健兒衣賊不知其簿也已殺始知其簿遂駭而走而楊善之逐賊也會有部兵獲一賊級善奪之兵噪而散而賊遂禽善以去然則楊之罪甚矣甚矣世人觀賊殺簿禽使以為桀不可禦是豈賊桀哉余還將樂與顏使君

大恠之而因米撥其事以見賊不足慮而當慮所以禦賊者嗟乎是亦余之罪也夫

遊滴水巖記

余讀汀記歸化東北五里蓋有滴水巖云往徐君日與余談茲巖大竒也戊午九月余督兵西征馳之歸化而揭君謁余曰君將出師紫雲乎則請於滴水駐餐焉於是明日以數騎東行踰嶺稍折而北已又折而東凡三折至巖巖壁陡絕外墜逕而上揭君遲之逕旣上有宇故名迎仙余曰遲仙不愈迎仙哉堂後有亭亭題余恠其腐語而因與揭君解於其中遂易

之曰振衣已乃聞垂垂而雨則滴水巖在焉其水有三一出垂石如蓮者二從石隙中下盛之石盃揭君曰巖人咸飲此於是嘗之其已烹為茶尤其余曰蓋天漿乎蓋天漿乎其石乃挺而曲若龍足戲雲中而則隱則見者余恠焉稍前斗石下垂類蓮而華者因名之垂蓮水石亦蓮不名者從水也又俯而睇其右偶僧在焉其爐烟陰陰上也余曰何僧揭君曰此記所稱賴僧者也其旣化而坐數日矣乃巖人始知之則大異之而因繪其軀以祀之此即其軀也旱而禱輒雨身之而禱更大雨則嘆曰有道哉有道哉夫人

者宜顯者也佛者宜幽者也今暴其身於明白四達之區而使豎商牧子拊其面目而嬉焉即僧而靈固殷殷怒也於是命藏諸幽者幽之者神之也洞凡三門其中而豎者類柱遂名之曰天柱而柱有三則又名之曰中天柱左天柱右天柱云右天柱有石類獅而門者其上更有石如斗外懸中繫甚微若蒂焉故名蜂窩又眺而左有二門左者逕右者乃橋斷石橫其上而又虛其上如鼃焉遂名之鼃梁鼃梁之左而上纍纍若珠又若垂楊之裊裊條條而冰者仰睇其右片石突而下久之嘆曰此墮猿也其左右五色為

得雲雲之下為虛明二洞簞擊輒應虛谷則鳴也又一洞狹險旁曰天鼓簞擊之彭彭鼓聲焉余訝之又

有冷然磬而幽者余曰此何聲也揭君曰所謂石磬者也

在右洞洞又有床火乃入不火不入者床而擊磬若履禪室焉余益駭而揭君已命余觴乃令侍子左鼓右磬颯然天籟滿山也有巨石整而偉依余右睨之不得其名久之曰冕哉遂呼為冕石冕石者即磬而床者洞門也其洞最邃名曰鴻濛又起而環視鯉石鷹石龜石鰲石翔躍肘腋矣神奇哉神奇哉變化總萃幻鑄締錯煌煌磷磷潭潭亭亭則槩名之

曰小崕峒云余於是仰而嘆曰嗟乎余恨不與徐君同游哉揭君曰何徐君思也曰余往歲與徐君蓋游華陽洞云洞自陶隱居來赫赫盛矣乃宋帝又丹書之其洞故不可入即入無竒也使隱居而覲此宜何以稱焉且茲巖之竒天竒之也既竒之矣乃置諸荒山僻壤亂莽野草中不以竒稱也世之以片石假山稱竒耳目者何限嗟乎巖嗟乎巖余又安知其解乎揭君曰華陽顯以陶故安知茲巖不自今華陽並名哉於是罷酒徐君名中行汀守與余友善先余三日游遺余書揭君名鴻則與余同薦畿中者

登平遠臺記

平遠臺在省城中東南閩志三山此即所謂鰲峰山也山故竒在城中尤竒宗子八閩十朔未登也蓋以戎故而客有好宗子者乃召宗子登焉凡幾折始上又折而東登鰲石亭天風高揚萬象蕭瑟宗子於是仰而思已俯而嘆也客曰太夫何嘆宗子曰嗟客乎嗟客乎客聞其說余恐客之投觴于地而莫余飲也夫閩者豈非記所稱東南巨麗哉家纓弁人詩禮農媪于疇而商歌于塗也當是時而登厥臺焉高山大川遊雲芳草罔弗觸吾目也則罔弗快吾心也今何

時也吾見茲臺三駐軍矣客亦東眺大海乎樓船組
練隱隱起也南睇於江故里頌日濯錦漂絮其中者
今健兒飲馬矣西瞻烏石盖有鍛甲礪刃鼓笳銃吹
之聲焉北闕問井則父老子弟被戎執戈者怨讟盈
道也且千里之內亡者未塋瘞者未起流者未歸繫
者未釋吾念之吾不知汗之滛滛至于踵也昔何以
驩今何以悲昔何以靖今何以擾斯其故難言哉難
言哉夫君子之謀人國也上憂主憂而下憂民憂者
也今帝心常在萬里而民瘼克克之在吾前也方請
纓枕戈不暇餐沐矣客乃欲吾觀高山大川游雲芳

草而嬉乎此吾所為嘆也昔元臣據閩之險以抗我
旅皇祖乃命樓船將軍從大海徑搗其穴空之
帝謨焯赫日月同炳也乃今策事之臣顧不能設一
奇制敵而使醜夷徃徃截海關我此視皇祖諸臣
何如哉吾嘆之實愧之也客於是起辭曰吾不能解
大夫之嘆而大夫又安能飲吾之酒請大夫為客記
之以示後之登斯臺者毋徒嬉此高山大川游雲芳
草而忘厥民憂也宗子於是采客之言以為之記

二曾夜談記

督儲曾君以戊午十二月二十三日延平分巡顏

君與余夜觴之而余因問君曰君自天津來則聞諸相君談南事哉君曰諸相君言不聞其他則聞厭客兵云余曰天津故稱北兵者亦畏兵乎君曰何畏顧其心驩甚矣蓋有鬻其婦而南者人曰婦而鬻歸安取婦則曰去鬻一婦耳歸尚獲二婦奈何不鬻哉余曰唐太史奉命視江南戎事也何談君曰蓋嘗揖太史西湖之上矣則言言客兵不宜調宜罷也會有客兵過江西之洪路白日攫市市人逐之遂格殺市人數十人而有司懼亂至不敢問則太史之不予客兵也有見哉有見哉君既去而余因與顏君累嘆蓋是

時聞已往檄湖兵四千故云而侍御會君奉其尊公諱歸泉也道出延余與顏君謁慰而君衰麻悲戚問之他事不談獨談兵事至揮涕而問曰湖兵至未吾懼聞人之被禍深也余曰何曰余之至玉山也蓋遇粵兵云粵兵屯玉山者六日家掠戶殘會有嫁其不於人者其夕將遣而粵兵聞其有女而遣也則持刀關門舁其女以去及他闕有少婦輒舁之而又囑之曰塗問為誰則曰兵所携來粵婦也有敢言狀者殺而輿中人嚶嚶泣塗之人聞而悲之不敢問也而玉山簿流上言曰兵再一日屯此吾將逸矣而閱之塗

中血盈盈滿路其戎戎若絲而黑者蓋人髮也而鷄
豕牛馬皮毛被道矣余與顏君因太息曰天乎天乎
何蒼生多難至此乎是日建寧舒君遺余書慮所以
防客兵者余為書以報其詞曰曾侍御至具言粵兵
狀可為隕涕來諭更詳仁人君子之用情殷矣嘗謂
客兵之禍甚於盜寇何者寇之害猶有方也客兵者
無不及之矣寇之至也人猶得持梃逐之客兵者殺
人而人不敢怒而訴也即有訴者反益之禍矣今之
論者輒云客兵客兵而不知數千里間父哭其子夫
哭其妻母哭其女主哭其僕者耳不忍聞也血塗野
草四體毀殘鷄犬牛馬戶牖門屏俄然一空者目不
忍見也然有聞言客兵之禍則反勃勃怒其言者斯
何心哉斯何心哉今已無可奈何則其策莫急於情
野矣近者檄其城中預稅一廬稍遠者檄其三十里
之外預稅一廬客兵訊至則徙其妻孥老稚而避之
庶幾其可免乎不然持刃大呼若群虎而翼即號令
何施也區區之愚敢再拜以獻既緘書以授使者而
因采綴所聞作二會夜談記以俟後之談客兵者觀
焉時己未正月十四日也督儲君名于拱號文泉泰
和人侍御君名承芳號龍山泉州人分巡君名嘉會

號衡厓長沙人建寧君名春芳號律菴鄱陽人

明封承德郎刑部山東司主事東臯徐公

墓志銘

嘉靖戊午十月二十日長興東臯徐公卒於家先是八月汀州君時為余言心怔怔怛怛動也面炎炎赤乃其夜又夢公騎而西馳已又雪滿塗也徵何哉余恠之亡何汀州君北覲既逾月貽余書曰先君遂棄不肖鄉者之夢蓋徵乎蓋徵乎敢乞不朽於足下已俞氏狀來余持牘為泣曰嗟乎不一覲公而銘公哉公名東字敬之其先鳳陽人洪武初詔徙淮西家焉

江南而進五公者遂長興家焉至亨六公凡四世俱微不著及農隱公始以高義聞里中農隱者亨六公子也里人有負租售畝而易其金簪珥歸者醉遺之至農隱公夜獲之則俟其人旦來委之而走其人倉卒起謝公不及公乃仰天嘆曰厚德厚德農隱公故貧已又生五子愈益貧而東臯公在五子中最少又盡讓其兄產而獨以其身依姑錢氏居間則盡發錢氏書讀又喜為文詞蔚然駿茂矣而里父許有女二十未嫁聞從錢氏觀公嘆公才遂以女妻公公是時年三十矣客有風公應有司辟公咲曰吾已稱人父

顧柰何執簡躡腔從群豎游乎於是構草堂茗水之
東自稱東臯隱者然時時下帷授諸生經諸生執經
候門者屢常滿矣居頃之許夫人蓋夢日墮懷中也
於是汀州君生公太憇僮髻則走會省盡購六經百
子秦漢以下書歸草堂命汀州君讀又時時為誦說
賢豪高士孝廉異行者流輒嘆曰嗟乎吾乃不得與
斯人同游哉至有不快其人者則怒髮隱隱上指冠
投書起矣汀州君才又公成其才以故卓犖博偉尤
敦高節云汀州君既舉進士居長安則為書請公及
許夫人來長安公謝不往汀州君日夜念公既已補

司寇尚書郎乃上書曰臣中行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臣有父東在江南年七十有六不得視臣邨中臣又
為 陛下守固不得歸省父 陛下如以臣為亡
臯則請徙臣番會冀得只尺家廬慰臣區區書人不
報公聞之怒曰而翁尚健善飯柰何以家語溷 上
甲寅汀州君上功考功 上封公視其子是時汀州
君會有使淮之役於是製冠袍帶烏珮鞞各一具貯
以華笥誠蒼頭負之先趨既至淮則又身自負 制
勅而並馳之茗上邑令以下郊迎謁公公於是出笥
中冠袍帶烏珮鞞服之比鄉稽首已揖令入盡召邑

之賢豪長者與飲而令以下咸起為公壽公驩既已
謝客還內召汀州君前勞之曰女衣錦矣乃老人亦
復被此主恩哉鄉者讀女疏不益我顧令我憂稍
洗沐休矣趣入侍上已顧許夫人取吾褐衣來即
又褐衣而行游市中市中人喧言徐封君至已窺其
衣褐也則竊嘆曰徐公不錦而褐哉汀州君既還朝
明年丙辰上又勅郎中中行充江南恤刑使者公
聞之則移書誠汀州君母歸而汀州君業已取問道
急還謁公公訝曰女歸耶夫使者奉簡書而南而諸
所纒纒械繫者日夜望使者至且吳越相去不百里
而女獨柰何不念衆人耳目乎女亟行矣不竣使不
訊於是汀州君宵發而公遂稱病甚謝絕賓客誠門
下蒼頭有敢為通一刺者鞭之百客有謁者竟歲不
得見公遂去亡何汀州君奉檄出守矣歸謁色稍困
公曰小子薄二千石不為乎老人自束髮諸所覩記
二千石及邑令以下無慮數十百人吾不憶其他而
貪者吾不能置之懷也皇祖時手戮貪吏甚衆以
故吏畏不貪已又著為大誥今貪者即不戮獨柰何
不盡其賄沒入之而使之魚肉其民揚揚盈橐歸也
諺云守俸如泉小子識之即他日立枯茗水之上吾

其之矣以此汀州君治汀一年苦節最著而公開之
嘆曰是稱吾兒也公故長者然遇事輒勃勃英氣少
時蓋從許夫人兄弟居云夫人兄弟以貴雄里中故
巽懦里中少年日謹其門也公怒立起耶少年數之
少年懼蒲伏請罪不敢出一語又亭長暴里中人人
憚也公又面詰之遂畏不敢暴交驩而去公雖隱顧
善畫天下大計時為邑長吏言長興至重至重者不
水利哉歲水暴至走數百里田而山者立涸其下者
又壞堤決阜無已時也胡不多其陂池而厚其隄隄
高二丈廣十之長百之又多植桑柘橘柚竹梧陰陰
叢叢其上也歲且獲木千章橘千簾筭萬箇蚕萬頭
絲千兩魚千石何問曩潦哉長吏畏隄繇衆議格不
行然自是窺公才時時咨覲矣客被構求解於公公
謝不應而心悲之私為長吏言不令知也公雅好神
仙黃老家言老愈甚日誠家人母殺覲携魚筍者必
市而放之湖中也間從黃冠得精方輒欣欣藏之故
人病即千里必具藥餌果脯遣訊里中疾作輒煮膏
數十斤人給之已又揭其精方於里門以故里中負
痾而起者咸曰徐公徐公云公即家徒四壁立歲時
必誠許夫人手為羹召所與游大醉道故舊咲樂而

公晚年尤好鼓琴每携斗酒從二三舊游過湖上為一再鼓琴冷冷楚絕從者若涉殊庭焉公七十五六時頭骨隆隆起公故長髯盡白矣已又生黑鬚數十莖雜其中乃更粲粲斑也里人異之而汀州君之郡時裴回不忍別公公咲曰女念吾老而獨不見吾骨及吾鬚乎而女何慮焉汀州君曰為余言乃今竟未百年而歿悲哉歿之日公猶晨興與舊游驩語頃之痴作公自膝之顧家人曰吾去矣其為我冠即逝公越布衣經學才行岳立鳳舉摧強濟困千里誦義而忠孝大訓克成名世之子此其犖犖大者至於晚歲

沉陸玄言又超然遠舉矣可不謂有德仁人善始善終者哉公生於成化乙未三月初七日至卒之日得壽八十四配許夫人少公 歲同公封子三人長中孚娶高氏先卒次中和娶殷氏繼娶錢氏次中行即汀州君娶楊氏女二一適姜一適楊孫男二人詠邑諸生談孫女四一適錢一適 一適許一聘周一聘蔡汀州將以 月 日卜葬於 麓云銘曰徐氏之宗肇自濠梁林麓疇畝累世乃昌英

吳叟傳

叟蓋吉安人忘其名其里中有大猾家徒數百暴行

里中里中人大患之然不敢上其狀于有司即上狀者有司亦怵怵焉恐變不敢問會流賊逼里中而叟遂問詣其廬說曰公之暴行上下之所知也即有司懼不敢問假令部使者督千人補公公能終拒之乎曰不能叟曰吾固知公之不能也公既不能何不因事自解亡論自解且令里人德公其人跪曰唯父命之叟因執其手曰方今流賊四劫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公當此時誠能率其子弟擊賊賊必潰則里中莫不驩公公得以長豪里中無懼矣其人遂歛髯而起曰公無言吾當為公擊賊於是勒其子弟最勇者百人人持挺急馳之而叟騎一驢從二蒼頭徃贊一遇賊輒奮聞自己至未凡數戰殺數十人猾者稍倦矣輒命左右取水而叟心計賊既已殺數十人可死慮賊矣獨念此猾暴里中无已時也不若因其機滅之遂從旁大呼我兵且退賊遂乘勝逐之悉殺猾之父子弟叟乃跨驢從二蒼頭揚上埽也宗子曰嗟乎若叟者奇士哉奇士哉夫賊內外應至變也叟不用一兵不費有司一米調三寸舌收二賊若探之囊假令叟得時雲變設奇制敵豈復測識哉而願若藪老焉惜矣惜矣郭黃門與余言余惧其逸故為之傳

福建鄉試錄序

嘉靖戊午秋八月天下復大比登雋維福建巡按御史某飭憲揚紀貞度章教聿崇厥典悚息而臨焉先是馳書函采聘四方文學之官既至則以教諭某上總試事以學正某上教諭某上分試事提調則左布政使某左參議某監試則按察使某副使某御史既已率百執事而群之闈中懷上惕上相誠也於是進學僉事某所遴士三千七百有奇三試之得九十人焉已又錄其文之可傳者以獻故事有序某宜序序曰某嘗讀閩記采故事其以儒術相業著名者

何其表上星列哉乃今眺其疆得徧觀人士所爲文詞則又未嘗不倚席而嘆也蓋可以徵聖化焉唯我皇上道洽三才化被萬類文明之治炳朗照融以故薄海內外罔不仰慕聖人之光華而竊其一二以自表見於世猶之日月在上萬物象明非疆之也今觀諸士所爲文詞其論天人性命禮樂刑政財賦兵戎之繇固各井上綸上枚上秩上至章矣諸生何以得是語而稱之某固知其泳濡於聖化者深也雖然某之亟讀而亟收之瞿然喜也已乃憮然以懼則何懼也士之論枚也猶農之論耕也主人而田者則

必取其善論耕者問焉耕者以其言上之主人以其言信之而遽厚其直而畀之以田然求其所謂耜耨之類則茫然無具也其主有不厭而去之者乎士之執空文以應世也何以異於是故某懼諸生之以空文而見厭於世也且諸生束髮受書負郭窮巷食芋菽而處蒿萊至微細矣乃今日而登其名於天府薦紳大夫贊之於朝其鄉之人相與欣艷誦說於野由是而被章服秉笏垂纓乘良刺肥裒然顯也則何莫非上恩哉故某願諸生之重念之也某等被聘而來也守臣郊勞御史諸大夫咸盛儀而頒之

其所授館具徒獻餼致餐陳芻監燎者又皆諸生鄉之父老子弟也夫以諸生之故至使御史諸大夫率其父老子弟以隆某等某等且不能有以負諸生諸生又何可以受上恩而不知報哉皇上神聖文武千載一遇頃者烏夷不逞闖爾閩疆皇威振肅一鼓而殲之此固忠臣義士所願負戟而先驅者也諸生微時無不勃勃英氣喜談天下大事今且事事矣何不及其鋒而用馬上之翊贊帝猷下之彌綸世業內之保釐勤恤外之振厲廓清庶幾哉與先達之儒術相業星列者並軫爭塗也稱之曰得人得人

則某所為憮然以懼者釋之矣不然執空文以應世
而一或不酬某之懼將日甚焉而不可解也諸生者
重念之哉重念之哉是舉也總督軍務右都御史某
耀武靖氣崇文綏化巡撫右僉都御史某武功丕振
文教彌光提督南贛汀漳右副都御史某化理維新
士風胥賴監察御史某觀風弭節敷訓作人右布政
使某左叅政某副使其某右叅議某僉事某某署
都指揮僉事某咸贊襄于外弼成盛典右叅政某僉
事某署都指揮僉事某則以表賀行副仗某則以
遷秩行雖不與其事與聞其事者也例得書上之

福建武舉同年錄後序

嘉靖戊午十月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樊公既已登武
之僑五十人錄之矣先是文而錄者輒又私序其齒
勒之書於是武諸生亦以是請公嘆曰嗟乎文武等
之士耳文則齒武則不齒哉則檄齒諸生且梓其上
第者文於末簡毋令章縫者竊笑其人以為挾矢者
流也公且為諸生辨文武之樞申經緯之略勤浮靡
之誠篤忠貞之軌固疊疊煌煌日燦霞列矣諸生乃
復委予以言予又何言則嘆公之致望諸生者至深
而諸生不宜自負且負公也方諸生翔集轅門而布

鵠其中也戎繡裴錯鏡鼓震疊公階之嘆曰盛美哉
已乃睹其馳而射上而中則喜立而數中則尤喜已
又讀其文曰豈屈章縫語哉故事有讌既讌而導之
市上人不諱也其明日則仍衣其敝衣躡敝履而群
趨市中市中人至目笑之曰是昨讌者公則下傲曰
讌宜樂宜采諸生其人給一衣且給之騎五日於是
諸生始騎而游而市者嘆息武華矣今且為諸生紀
其年齒鄉閭而諸生之父母兄弟妻子即至微細不
足稱述者咸炳然並列也公所為勤意諸生者豈徒
以微枝片語足采哉予聞之方冬而炙火非愛衣也

言其驅寒也盛夏而飲冰非愛冰也謂其奪暑也夫
火為寒謀也或因以剝指冰為暑謀也或因以損中
則寧寒暑其馬而不敢冰火之近何者畏之也天下
之畏武甚矣今此諸生果能投筆請纓靖氛捍難南
標銅柱北勒燕然則誠無負於公之期者天下之人
亦將指是編欣艷之曰某某之子也某某之弟也或
某之兄也而某之子弟不及之矣不然而或統綺寡
織甲冑鮮功甚者急私緩公以遺天下之禍則無論
公之怒之即天下之人且將執是編而竊罵其父母
兄弟妻子是使天下之益畏武不談也然則諸生睹

於是編其能以無懼乎懼則思思則奮則決如風之馳如雲之沛無所不之矣嗟乎諸生誠不欲負公則懼之哉則懼之哉

福建已未貢士齒錄

余讀周紀至諸侯貢士天子而天子因以行賞罰焉則嘆王者重士哉漢制二千石歲選文學謁太常充博士弟子通一藝以上者得補文學掌故善制蓋微而宋太學生則時時伏闕上書陳說時政人至此之御史臺云然鮮以功業著者其從他科取士又紛然多塗矣我祖宗取士詔罷唐宋以下諸科唯進士

與太學生並重而太學生往往致位臺垣藩臬上者列六鄉叅大政稱名臣焉蓋諸所游太學者無論幼而讀天下之書即其目涉天下之民情國俗人才政治臧否美惡邪正得失之際又洋洋纒纒能心憶而口宣之也以故起而任之政輒達而上之人亦委心嚮用云百年來稍抑矣然上者猶得除郡別駕邑長吏下者不失簿丞而不願太學游者則徑得除郡邑博士為學者師上之人不以恒吏視之也此亦何負士哉而今之士不得從進士選則咨咨而吟咄咄而嗟以為壹屈其才不售則何所復表見於世於是舉

其生平而悉之。筐筥田廬，孫子計焉。輒又自解曰：即我能苦節峻行，而天下之人誰知之？而誰任之？奈何徒自矜飾而適以取笑為也？嗟乎！士束髮受書而翔奮君子之林者，非忠與孝哉？事親者不以家之厚薄異心事君者，不以位之屈伸易節。蓋性為之也，性也必孝必忠也。辟之夏之必暑，冬之必寒，山之必峙，江之必流，而豈以風雨愆度，胡越殊狀哉？今讀諸生所為文者，雖言人人殊，然其炳炳於聖人忠孝之訓，而必不肯遜往哲而後之者，群詞一指也。今諸生且持其言上名尚書奏之。天子廷試之，高第者輒捕郡

士，即太學游者，稍稍數歲，輒得補郡別駕、邑長吏以下。其上者乃更射策從進士授官矣。夫上者無論即使博士者，能以其所讀古書教二三子，忠孝大節奮業佐時，即不必身為之，固我貽之也。其郡邑者，即未必垂組曳紳，燁而稱貴，然取聖人所謂廉仁者，以提身蒞政焉。彼其臨我之上而不廉不仁者，未嘗不對我汗下也。方今學者湛浮華而詭於古學，而南倭北虜，烽燧瘡痍，又充滿耳目矣。誠使博士皆教郡邑吏，皆政，即所報上者，豈微哉？由是而徵召顯貴，非人所能尼也。即不顯而引年賜歸衣冠，凡杖詩禮

圖書而使鄉之人稱有道仁人長者豈不彬彬儒雅
善始善終哉若博士不教郡邑不政即使幸而作尊
官稱貴人吾不欲自邁之矣諸生慎念乎諸生慎念
乎諸生故有序齒錄錄成請序余惟齒之義孰不解
者以故不談而惟致余之所以責望諸生者如此嗟
夫諸生誠自念所與並學而游者蓋多草莽麋鹿居
也如諸生者十人一人耳則益有味余言哉

重刊大學衍義合補序

宋端平中翰林學士真公德秀上所著大學衍義一
書當是時其君理宗方急戎事不之讀也後三百年

而國子祭酒丘公濬當我 孝崇皇帝時又著衍義
補一書上之 帝讀其書大喜賜黃金采穀詔大宗
伯頒祭酒書於天下已又召拜尚書無何持其書入
相 孝皇至聖公亦稱名輔云二書故列在學官薦
申先生類能誦之而前侍御吉公按閣檄合梓二書
以便誦者侍御斗山樊公繼至讀其書則檄臣手校
而序焉序曰予讀故牒而得二氏之書則嘆聖學之
闕乎天下者至切也今夫天不能自理則以天下國
家之責付之君君亦不能獨理則以天下國家之責
分之臣故君者代天者也臣者承君者也天之生才

也上之則君下之則臣無一人無責焉者也則亦無一人不學焉者也其說蓋莫詳於大學之篇予嘗觀于耕織而有感焉夫所謂格致誠正者不猶田而耕機而織哉所謂齊治均平者不猶耕而得食織而得衣哉故夫耕者所以為食謀也耕而不食則無所事耕矣織者所以為衣謀也織而不衣則無所事織矣學者所以為天下國家謀也學而無補於天下國家則無所事學矣後之儒者有三弊焉其曰吾惟求之身心而天下國家非吾責也則是耕石田織空機而不知其饑與寒之且不免也其曰吾惟求之身心而

天下國家將自理也則是談耕以療人之饑談織以禦人之寒而不知穀與絲之猶未覩也三代而下天下國家豈盡不齊不治不平哉而又指其齊治平者病之曰不聞道則是食其食衣其衣而又追論其耕與織之有未善也皆非聖人之論也今觀二氏之為是書上采唐虞三代之隆下及春秋戰國漢晉唐宋六朝五代之際凡英君賢相謀臣策士所以經理天下者大之崇言宏議小之片詞隻語無遺善焉即聖人而觀是編不易之矣且大學之篇不云楚書秦誓哉曷嘗以其秦楚之語而棄之以此見聖人之論學

不若後世之固也二氏之書蓋庶幾窺聖人之心哉
獨真氏書嚴於格心畧於議治而丘氏書則紀綱法
度財賦兵戎禮樂刑政之具靡不井然若布燦然星
列也其視四海之內若家至而人覲之矣此兩公之
別也然其為天下國家慮則無兩心嗟夫真氏不能
以其書售之君至我 皇祖始揭其書於壁屢顧而
嘆丘氏書無論 孝皇異之即如我 皇上中興神
化益茂謀國者凡有大典禮大征伐大興作輒取是
書斟酌焉豈兩公之書有切有不切哉何用之者殊
也方今北構胡南構倭主上之念未嘗一日不在萬
里為之臣者所宜請纓授筆負弩枕戈日夜謀所以
安攘之策以上報 明主顧柰何博衣緩帶深坐微
吟日談寂感動靜以為名高也則所以揀時之弊者
丘氏一書尤切矣斗山公之按閩也貞憲揚紀逐貪
繩豪毅然以天下自任其於魚庸之談惟恐接之獨
二書則疊疊懃懃不置也意蓋深乎意蓋深乎予故
具論二書之可傳者如此以俟後之君子得以取裁
焉

讀太史公柱工部李空同三書序

余采藝林抽繹千古蓋史遷其至哉詩則工部余東

髮而讀二書今十五十矣寒可無衣饑可無食陸可
無車水可無揖而二書不可以一時廢也辟之手足
耳目焉余誠何心哉怒讀之則喜愁讀之則驩困讀
之則蘇悲讀之則平徐而讀之則萬慮以澄百邪以
融耳目以通肺腑以清急而讀之則蘭桂倏馨雲霞
倏生鳳鳥倏翔蛟龍倏鳴遠而讀之則天以之青日
以之明江以之流海以之停沈沈洋洋總總鱗鱗二
書何書哉余讀李獻吉書蓋次二書焉夫周則左丘
明楚則屈宋漢則董賈蘇李長卿枚叔班固楊雄魏
則曹劉應徐六朝則潘陸江鮑唐則太白長吉陳杜

沈宋盧駱韓柳非不采厥英華而日誦之顧不若三
書者時餐與餐時櫛與櫛時几與几時榻與榻寒暑
風雨南北飄零未嘗一時去吾之手也字究句研積
歲累月枯凋墨故大類童子時所受書矣余為吏部
郎蓋與張君助甫同舍云張君好余絕甚余故置三
書小笥命侍吏日挾之行一日張君兒余笥意其有
竒也迫而察之果得杜李二集即携去讀連日夜不
休貽余書曰足下所讀兩公書無論數千萬言乃言
為之筆也又精蓋千載竒觀矣即兩公復生寧不北
面為足下稱謝者輒命其吏數十人錄成二書而以

原書歸余時丙辰冬十一月既望也已未余在閩而
余君得甫以臬副至余君余故好也夜召余君酒酒
酣余君請觀余所讀者余咲曰子長不可得見矣即
李亦難唯杜乎唯杜乎遂出杜集觀余君余君且讀
且嘆蓋類張君語云天余以十五年之心間讀三書
未嘗以觀世人也兩君一觀而咨嗟嘆息有同詞焉
則所謂知己者豈在古今遠近哉千載神交對面萬
里蓋自昔嘆之矣雖然余於三子何有哉張君名九
一上蔡人余君名應舉豫章人

重刊中庸一助叙

中庸一助者余曾大父別駕公為諸生時所著書也
公幼有雋名身長八尺雙目炯灼蓋勃勃英氣矣年
二十游邑諸生間則諸生靡不望其光避之獨司徒
楊公者與公同舍驩甚楊文有奇氣而說書則讓公
精每御史行部視學則諸博士輒舉公說書公說書
人既備秀又議論清辨文理御史以下靡不洒然動
容者輒嘆曰宗生宗生云後督學御史視學命諸生
說書而楊當說書於是楊跼請曰果故不能說書而
說書無逾宗生者御史乃命宗生代楊生說書於是
公又代楊說書而御史以下又靡不洒然嘆也後楊

舉進士第二為選郎擢南僕卿歸而公選之塗也則
避之道院中拊膺呼曰天乎天乎楊生今若此矣獨
不憶聽宗生說書時乎公既久伏草莽則時下
惟授諸生經諸生顯者甚衆而余叔祖福寧公家君
北部公皆束髮授業無外傳云公後被選入京師尋
授山東登州別駕公念既以其才不售而復不忍以
其生平懷之官則以苦節著中丞徐公間得公申庸
一助讀之嘆曰理精而詞簡有見哉有見哉遂序而
梓之以傳今二十年矣家君閒居則嘆今學子莽
華言安得如我別駕公精義者小子識之他日苟有
成就則無忘吾祖矣余既懼先人之業不彰而且無
以為二三子先也則復梓而與二三子共之亦使敦
本崇實無湛浮華云

贈督臺王公平倭序

代巡臺譔

余讀往牒至夷狄內闕鮮有能奮長策而制其命者
未嘗不投牘而嘆也曰嗟乎豈夷狄視華顧雄武賈
生云匈奴雖疆不足以當漢之一縣夫匈奴猶其大
者也乃今烏夷者史絕不書其衆且不及匈奴什一
而數年以來持戈內寇當事者至縻千萬走千萬里
徵四方精兵屯之海上組練垂雲勢至盛也乃夷以

數騎薄之輒惶駭弃戈而走轉相枕藉以赴鋒鏑而
夷遂大呼長驅隨名城殺長吏虜士女焚宮室而吳
越淮揚甌閩之間大困矣此其視匈奴何如哉余誠
不鮮其事每談之未嘗不髮上指冠也歲丁巳余以
上命按閩先是夷入閩大掠而去會戊午春夷又來
上采言官言乃以方湖王公代督閩戎事余是時行
部汀州也夷寇泉即馳之泉走之而夷既已陷福清
空其城鎮東莆田之間急矣余方決策北鄉會公至
則檄兵數千要擊之海中沉其大艦數十擒斬俘獲
無一東還者余聞之則嘆公之斯捷也有四美焉

上神明英武忿師久無功卒無一戰可當 上心
者時時督責詔捕更置師帥至急民也公走一騎奏
書 闕下 上覽書大悅群臣稽首奉觴 上壽豈
不愉快哉是公以一戰而解 主上數千里南顧之
懷何其忠也且夷之來也殺人之父兄虜人之子弟
辱人之妻孥毀人之廬塚不下千萬其野哭巷呼者
蓋聲塞天地也一朝而懸其首於塗今世之孝子慈
孫孤嫠弱稚咸日攝而手碎之且泣且罵且悲且嘻
以為亦足以報其地下人無恨矣是公以一戰而解
千萬人幽明之憤何其仁也自有夷變以來我兵即

號稱精銳者未嘗得志於一戰無論夷之笑之耶華
人亦其之矣今乃一朝而擒其數千以歸鳴鑼擊鼓
揚揚入國門耶皆前日之惶駭奔戈而走者也鄉也
何怯今也何勇謂不自公倡之哉天下之人且將曰
吾華無不可勇者也而猛氣英風勃勃雲起矣是公
以一戰而振中國之氣何其義也無論夷恃其悍以
易我耶我之覲之蓋如神鬼魍魎焉鄉也不敢覲其
面而今則手縛其驅鄉也不敢聞其聲而今則刃碎
其骨天下之人由是知夷之不足畏也耶夷且將轉
相誠語不敢問渡矣是公以一戰而挫夷方張之志
何其武也故曰公之斯捷也有四美焉漢臣云將不
識兵以其率予敵也公之初至乃能以其未識之卒
而成厥備功難倍之矣公且不以為功日勤勤講武
以待夷之再至夷不至大善耶至公功當益奇且天
下之大患惟南夷北虜夷虜類也南可以挫夷北不
可以却胡哉余所謂奮長策而能制其命者其在公
乎其在公乎余能公之功故為一言以紀其事且以
天下之大計俟公蓋握管待之矣

贈憲長莓厓周公入粵叙

鄞周公往以 上命來督閩儲無何謁 上上以公

當返閩而粵於閩最近會粵憲使奏缺 上遂以公
為粵憲使命至閩而方伯楊公嘆曰公何復出即出
何粵也以謂宗子宗子曰斯 上意哉楊公曰 上
意何者宗子曰余讀秦漢之際而知粵之難治也乃
無逾今者昔之難在有其粵者也不在粵也余之
難在粵矣而尤在乎使其粵者也當漢盛時呂嘉背
王太后之議持粵之強不內鄉一夫耳而天子至命
伏波樓船戈船三將軍統數十萬下蒼梧牂牁往討
然而君臣上下之畫毅然毋撓者則以呂之故而無
與於粵也今島夷者何為者也乃能以其一朝異域
之人而與我粵人驩粵人日釀美酒烹大肉以待其
至即不至且操大艦載酒肉及祭繒遺之有司稍稍
詰問輒走夷中令其持刀大呼攻城野掠率格殺數
百人而去有司上書言狀 上非不欲命大將軍統
百萬盡捕殺諸所昵夷者顧念此皆吾赤子也與其
亟而兵也不若且飭而憲故以三尺付公上意深矣
楊曰公之奉上命以往則嚴乎宗子曰余知公之不
欲嚴也夫三尺者法也天下未有法而不嚴者也公
獨柰何不嚴也嗟乎粵人之昵夷也豈真其父子兄
弟哉毋亦夷持其所以生之之具而招之而治粵者

輒又嚴刑酷罰以趣之死夫好生而惡死者情也生之而不趨死之而不避天下無之為今之計不若緩其所以死之之具而漸示其所以生之之路寧使之稍肆於其內以玩吾之法而不使之法密而不勝以求快於其外而至於絕吾之法則其視吾之所以生之者不殊於彼也彼又安得而奪之斯弭亂之術也若朝論殺一人焉暮論殺一人焉則其心愈駭駭則疑疑則亂即遣使大將軍統數百萬盡捕殺之何恐哉故曰公者不嚴者也其亦上之意也公念之矣故事同采諸公遷去輒有贈言是時公徑趨粵而書

所以贈者楊公因命宗子言宗子於是以其與揚公言者報公公上首所擢士為御史忤貴臣斥去已又為縣官為藩臬臣今四十年矣非上念粵甚豈復令公南哉今且召公矣

贈方伯楊公廣東叙

胥江楊公事今上幾三十年始來為閩藩右使又一年擢左使於粵且去諸大夫不忍別公取祖道焉於是宗子仰而嘆曰嗟乎予觀公之治閩而知天下之政也諸大夫曰則何說也宗子曰夫天下之患莫大乎兵冗而食匱民已困而盜不止是閩粵共之矣

公蓋從戈戟中至闕也闕藏故虛自夷來闕我而三
軍之士坐而虎餐金盡矣當事者非不知金盡而亦
不能令戰者饑則時時下檄曰某予之百某予之千
某予之萬而護戎將軍日率諸所部兵遮道索餉公
歸索之餉無餉也則嘆曰是安從得金哉吾誠不能
以三軍之故而令此瘡痍者復出一錢也於是起而
之藏中盡計其所積出之庭已又取諸郡邑之故積
者計之日是可餉數月輒喜曰是可餉一年輒又大
喜碎之十金之家一朝而召百客其主之兄弟俱三
之無以驩客也乃至質衣貫醕脫釧買鮮馬芮心哉

不怨加賦於已困之民何其仁也既不使
其民困而又不使其兵機何其智也無論兵即諸部
使者日奉王命而臨之其館宇井厨舟航薪米公
靡不自覩口畫悉當其念且日率諸大夫而群禮之
無間缺焉間則解帶坐堂上命群吏抱牘來握筆而
散之如馳也已覲之墀空無人乃始還內餐沐何其
勤也藩政故稱瑣屑是在出納之間矣公則下檄曰
重而入毋輕而出吏有故為高下手者輒鞭之甚
者逐之以故納餉者靡不人人喜而公方湛然匡坐
其間碎則石之必堅而玉之必粹也何其繁也且一

日之間情偽繪錯巨者如輪微者如髮高者如天深者如淵公則心維利害而毅然予奪出入之老吏大猾兀兀六取出一語也何其明也公既長者又重拂人故凡具衣冠而來謁者靡不恭而道之即不甚當其請不怒也即萌隸胥徒至微賤者公亦不忍輒以惡語相詆厲以故君子感其愛小人懷其惠辟則鳳翔于郊麟游于野而天下之人靡不欣上爭覲之也何其德也斯古之所謂大臣者也公而入柄天下之政與天下之人感公也蓋類閩矣夫何有于粵故曰予觀於公之治閩而知天下之政也諸大夫曰公之

又粵也無乃勞乎宗子曰公之必粵者乃公之必握天下之政也夫公蓋嘗展采豫章衡岳齊魯河洛之墟矣然而兵冗食匱民困盜熾為上所最急者則

無踰閩粵故俾公閩復俾公粵非勞之蓋嘗之也

上知公之嘗閩粵且又嘗豫章衡岳齊魯河洛之墟也則必召公而咨之政斯授之矣公而握政則閩粵者尤急乎尤急乎諸大夫謂宗子之言知公遂書其言以為公贈且謂公曰公行矣幸毋忘宗子之言公嗟而收之曰即忘宗子之言獨柰何不念諸大夫哉

贈大叅劉公之浙江叙

夫今時所最稱難治者則孰逾閩越哉閩越故稱雄
天下而薦紳先生往官其地者靡不沾沾喜蓋簿書
期會之外高卧矣自島夷內闕而二藩諸郡邑遂大
購戎事當事者日棘匕焉徵兵集餉雲湧風馳甚者
被戎而壘提戈而逐日驅手足耳目以從之蓋髮不
遑櫛而垢不問沐矣以故官其地者日冀代去而從
他方調至者靡不悚然動容誠畏之也嗟乎君子之
所貴於才者貴其急時也時易而易時難而難時勞
而勞時逸而逸誠畏之則勞與難者何恃也乃今觀
於又洲劉公則嘆才焉方公之初至閩也夷雖遭創

去而當事者懼其復來則無逾會城至重者於是下
築臺之議而又以諸所調客兵集省中不別之營廬
則擾於是議郊外創之二營是時內外戍兵數千日
遮道索餉而當事者以為餉而不練徒餉也日觀公
才遂一以屬公而有司內外凡以戎事至者輒曰劉
大夫劉大夫云公是時既已攝臬憲矣日晨起坐堂
上群吏以憲牒至者已散之輒勅諸有司環城而計
曰若何而臺若何而營若何而廬若何而石若何而
木悉畫而付之有司而日趨之而又勅內外戍卒聞
日練之射所教之以擊刺進退左右竒正之節而鏡

鼓之聲日殷也彭彭聞城中也頃之當事者召諸大夫登陴則諸臺山峙矣觀之營廬楚也而翼也矣閱之兵鄉也不能持戈今縱橫矣鄉也執弓而射矢飄飄數步止也今八十步中矣鄉也手持礮色顛也今弄而發之如持杵矣於是當事者輒目公而嘆曰斯大夫功哉斯大夫功哉無何越藩恭政之命至而諸大夫相與私言曰閩方恃公長城矣公而越如閩何宗子曰不然公之才辟則裘絮之可以禦寒而饘飴之可以療飢也一室而寒且飢者既瘳之矣即外而又有寒且飢者亦何悉私其裘絮饘飴而不急之也今則閩安能私公子竊有聞天下之事以其耳聞之不若以其目觀之以其目觀之不若以其心經之以其心經之不若以其身營之公舉進士餘二十年矣始為邑已而為郎署已又為郡為藩臬臣天下之大政靡不身營之也異日者公入而登樞履要贊翊聖主經綸區宇何殊閩越哉越且不得私公何況閩也諸大夫曰宗子知公哉宗子曰何哉斯言予之嘆公之才者觀公之外也乃其內則皇皇於仁禮之塗而斤斤於義命之防其心之慎也辟之履深焉其守之潔也辟之懷水鳴其性之謙而度之遜也辟之抱

繩焉此又公舉之居才而出政者也才則安能盡公
諸大夫不知其言之尚不足以盡公也公之入越也
而遂以其言為贈宗子於是仰而嘆曰不能知公何
以贈公哉

贈左方伯趙公入覲叙

皇制凡三載則天下藩臬郡邑之長咸入 覲稽首
闕廷因而大計吏治蓋鉅典也歲己未復 覲於是
閩藩左方伯趙公乃以戊午九月先期戒輶北鄉而
右方伯楊公率其僚祖道西疇車馬駢上矣則命余
以言余何言則嘆公之處閩者至難而知閩之有以

從福于公也夫藩政之所為稱難者豈非以其理賦
哉辟之家馬則其主倉窖筐筥糶醅絲綉者也飢者
需食寒者需衣一或不應怒目而起是天下之至難
也而况益之兵兵之於食若左右手矣緩則並緩急
則並急者也猝而兵紛而食萬變錯群情翕忽耳
目手足莫能主之而况執其不足當彼有餘哉往歲
島寇逼閩三軍雲集公徵發區畫左固其疆乃今歲
羽書交馳賊壘千里勢至急矣公則日夜謀所以守
仰之策而授之諸大夫皇皇數匕殷匕俎匕至暴日
行輿冒炎書牒汗未嘗不垂天下也斯不謂難哉斯

不謂難哉然而公其心焉且以著績則何也余聞公之舉進士也蓋讀中秘書云其於天下大政大計固炳炳其中矣已而展事滇越蜀閩之間視學視兵視憲視賦其所建立表著固盡天下之政也夫天下之政即多端孰逾禮樂人材刑政財賦兵戎事公既事履之而事精之且公閱博端雅英即卓燦固世之所稱名賢也且今入佐聖主握樞履要垂紳緯治影纓展謨則四海之人咸賴焉又何問閩哉公之在閩按察矣右使矣已乃左使其於閩之利病休戚險易因革固家喻而戶察之也而今之所最急者莫如兵賦則公其能忘情於閩哉以公之不能忘情於閩知閩之有徵福於公也楊公曰予之言其小小者也公者福天下者也奚以公私閩也予之言其小小者也嗟乎余誠不能知公然公之心則閩哉則閩哉

贈徐子與八計叙

子與既以北部郎中出滬汴矣亡何余亦出為叅議乃又守汀豈不數載余以戎至汀子與蓋三觴余碧雲朝斗之上其秋余與子與從事闈中則又擁衾而談者俠旬也是時子與治汀已一年而明年當覲於是以前月戒塗余乃臨岐而嘆曰嗟乎子與余二

人何以別哉往余與子與為郎時鳴珂授簡翱翔古道一何盛也一歲之間咸拔茅出矣世言恒難外吏李王二君並臬余乃藩吳至微為從事而守者獨子與也夫郡提封千里乃其兵戎財賦禮樂教化咸紛然總於守之一身日一束帶坐則餒者東者繇者租者甲者羽者餉者纓者牒者檄者雜立其庭蓋蟻附蠅集也而乃又以一人之心知耳目緝錯其間固難哉固難哉子與始至汀會粵寇犯汀閩吏告急于與則提戈躍馬督精銳三千走之而賊至逃匿深山中竊相誠毋出恐為徐使君所苦汀故事貪者匿其賦

曰而富者恒收其田不收其賦以故富者不賦賦者不田而子與乃下令曰其有不賦而田者吾收之民遂不敢不賦而民之有控者子與立召之前與語輒遣去而一日之間牘隆上山起子與握管而散之如馳馬而老吏大猾不能得一錢也問則召郡諸生談大事而子與乃又闢碧雲朝斗二巖讀書其中余登厥臺裴回焉子與無論精意政事即其溫恭德容懃上煦上靡不感入之心以故郡父老輒語其孳息至泣下曰彼徐君何愛我也且又不費我一蔬自老人為兒時希覲之矣而聞之學士大夫亦靡不慕

子與光采輒曰徐使君徐使君云余讀漢書其吏有
治行則其君下玺書勞苦今子與之政何如漢者今
且北謁 帝帝庶其狀必大異子與子與奉玺書被
章服出都門揚揚行使觀者咸嗟曰若輩不可以外
吏困豈不愉快哉子與歸且過齊魯吳越之墟李君
耕矣而王吳二子吾知其不困於吏也政使為吏所
困奚言困二子哉子與不信子言則請問諸耕者

贈巡臺斗山樊公序 代督臺撰

斗山樊人在臺中及觀風畿甸時諸所上封事余讀
之嘆曰是古之所稱理輪攬轡者流也無何公以

命按閩乃予亦撫命至予之至蓋後公六月也觀
公所為治閩者乃益悚然而嗟焉鄉也吏斯者輒武
視其民而魚肉之金錢綺橐靡不巍然高也今也吏
競競慄慄不敢需民矣即需弗予矣何也則公之遂
之者嚴也鄉也邑而勢者暴其邑郡而勢者暴其郡
視人之便利田宅輒恐奪之至榜笞其人于庭而甚
遂殺之也且田而不賦租吏莫敢闖其門焉今也巨
者帖首小者潛跡田宅者稍稍還其人矣即不還亦
酬之直矣其逋而內也少者百金多者千金何也則
公之鋤之者嚴也鄉也囹圄纍纍然大辟未論報者

戍未籍者徒未遣者贖亡金者稅亡租者骨立其間也今也獄空無人矣即有之桎梏簡鮮矣獄吏不能索一錢也何也則分之論訊之疏滌之者嚴也鄉也市人以其絮繒米塩而鬻之市也官市之則半其直市人怒而譁甚者則思以其絮繒米塩而售之夷也今也官之直苛民矣即不苛不鬻矣市人驩洽無夷心矣何也則公之繩之者嚴也鄉也諸貴人至傳舍既已大餐而輿馬筐筥去矣已又索傳舍長金不予則鞭予之而理賦者又破其所予貴人金不報傳舍長者啼而送也今也諸貴人不敢索金矣即索金傳舍長目攝之矣何也則公之約之者嚴也鄉也監司二千石以下時時走道路供帳飲食至勞民也今也上下顛精于簿牘非行部不出矣即出不費矣何也則公之誠之者嚴也鄉也里父老之役於官也官者百索之胥者十索之徒者五索之蓋日縻之百金也至不任輒棄其家而走金也祭祀飲射之外不用一蔬矣胥徒至有空腹而立者何也則公之察之者嚴也蓋公之明之用不洞也公之威之罔不摧也公之澤之罔不周也即古之埋輪擯轡者董重焉著空名於天下比功而推何能及公也閭父老聞居對其孥

息誦公者輒蘇蘇隕涕恐公代於是率其子弟數百人詣闕上書固請留公天子覽其書異焉詔下御史臺議而臺臣以為故事無久巡者又重違民請於是故違其代二載始代父老子弟罔不驩語若更生也斯見民心哉斯見民心哉雖然予之心蓋甚乎民焉夫盜賊之起莫不由於吏貪而豪肆獄寃而市擾事繁而財匱今吏廉矣豪絕矣獄平矣市理矣傳舍清矣里甲節矣則民又安肯以其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則今日盜之所以漸弭者非公之功而誰也方公與予共事戎馬之際也兵而予調也餉而予予也公不以為忤也何者予之心公之心也兵而公或莫之調也餉而公或莫之予也予不以為異也何者公之心予之心也心一則事比志合則勦彰以故群校雲翔三軍虎視兩平大寇如射隼焉然則盜之所以平者非公之功而誰也故曰予之心蓋有甚於民焉雖然公之入也簪筆待上北而遼代南而甌粵公以其目覩之者從容為上言俾封疆之臣得以仰承廟謨而展采錯事天下之民將靡不受公之賜何況闔也海上之捷公惠之言且以南北大計期予意至厚也予則以為今日大計蓋在公

矣即古之所稱埋輪攬轡者誠不能盡公哉誠不能盡公哉

胡公生祠記

興化在揚東北去海僅百里奇地瘠民虛自古號稱難治然來令茲土者往往崇祀焉何故哉有功烈于民者皆在祀典採興往政如范仲淹詹士龍諸公皆著功表業深入民心則然也繼胡侯來令興甫三年上廉異之擢南畿司馬即去之日興之士大夫凡民謀建生祠祀候走幣徵宗子紀其盛宗子則奉書起曰嗟乎侯之德政駕倅往昔宜祀哉宜祀哉循良傳

所稱卓魯龔黃陳言也又人人能言之予厭不談祇拾予所觀聞者為侯記之嘉靖丁巳春予時為天鄉即鄉中士大夫輒書報予願得仁人君子來為蒼赤主又父老子弟率焚香告天願歆之意視來書予乃請之冢宰精遊得侯焉命下之日予即翼而接之意沾沾喜謂興之保障在侯矣及予外補寧家而侯已任興三月無何倭寇通泰抵郵及應薄塩城興居其中城且圯邑中人惶急狀如釜魚侯乃下令曰毋懼毋懼當有方略安尔于是積薪粟精械器募邑中人幾千時時督練之為戰守計又自登城衣戎帶劔

氣揚揚肅肅暨暨英英環四隅視每夜分方罷漏下
五鼓則又束帶坐堂上理簿書吏持盈案一一發之
如流若是者幾兩月即督府兵司調之兵不得而兵
也調之餉不得而餉也興之人恃侯比長城云未幾
寇退侯則呼邑之父老子子弟至庭下愀然太息曰曩
寇不來畏爾城高池深哉亦幸耳寇再至將安恃也
于是父老子弟咸忻懼鼓舞匍匐上言願從事是日
命工區畫富者出金壯者出力貧而弱者听其綜理
又皆邑人之有行者工之作也侯日來省之每來每
出俸金市牛酒勞之勤者厚勞之又多溫言以勸勵
之故人人歛德風馳雲集未屆期而告成成之日侯
乃偕士大夫門人登城上樂觀其城顧父老子弟曰
爾心謂今日費或我怨尤即遺利後世怨當少休矣
後一年倭復寇通及揚聲勢視昔為甚乃邑中人安
堵如且昨日對妻子感疇昔仰天呼曰即寇至城下
奚虞哉我君所謂後世利今已見之斯不稱侯之有
功於興至大至大者歟若夫遠嫁娶而示之倫禁久
停而示之孝節浮費而示之禮緩科稅而示之仁抑
無并而地利以均省刑罰而民恥以尚清野而外戶
不閉恤孤養老而顛連無告者各獲其所種種色色

大都重念興民哉夫以念民而功立侯之心苦矣苦矣三年來非兵戎則水旱謂侯善者人人一詞也侯乃揭髯長嘯曰以興治興何苦哉蓋侯之立心本廉而才尤長于治事廉則無私長於治事則又明而不至於可罔如是治一邑也何有子向謂興之保障在侯其有徵乎今侯去矣興人祠而祀之表不忍去侯之思焉祠在文明門內門首有題門後左右有亭中有堂後有正堂堂中即侯像在焉像惟金碧衆猶懼弗堅也最後更構堂更鑄銅像之光遠舍興耶他年興之人或苦于刑罰或迫于徵

贈袁憲長之雲南右方伯叙

夏四月間省被寇而立山袁公奉掌憲命至不得入駐邵武則檄邵武兵數千入援也是時省城被圍已四十日而外援之兵乃無先邵武者則公慮遠哉公慮遠哉寇既解去公始至至則訊俘清牘鋤奸繩豪如電之迅如颺之馳日皇皇焉思以起百年之弊而新之老吏大猾心悚色顛也未浹旬滇藩之命至矣客謂閩數被兵法紀稍弛如公者正宜久持三尺以

衛蒼生何遽遷去又何滇哉宗子曰嗟乎聖人之防
患也微而知者之慮事也遠公之滇命蓋廟謨乎蓋
廟謨乎方今西北急胡馬而淮揚吳越閩粵之間禦
倭日嚴民稍稍安枕者僅晉洛楚蜀之墟而滇者又
楚蜀之外障也其地錯夷而居嚚訟好鬪一言不相
中則持刃而起輒相斃殪所謂寬之則治急之則亂
者也今距京師且萬里而法網日益踈濶貪官汚吏
徃徃暴征橫斂以怒其民是可懼也公今奉 玉上
德意而徃臨之緩而征薄而賦輕而繇勸而耕咨而
疾苦瘳而瘡痍俾貪官汚吏不得暴行其間則夷心

益附夷心益附則西北之障益嚴楚蜀之間如金湯
而四維之矣故夫公之滇命非故緩閩而急滇也所
謂防患於微而慮事於遠者也當漢時孟獲擁衆據
滇而孔明五月渡瀘七縱而七擒之豈兵力哉蓋南
人稱天威焉今其營壘固隱隱在也公試披荆而問
之其神略秘謀不可得闕矣而江山川谷草木風雲
尚有可以心悟其經畫之幾者今海內日講戈戎而
公又孔明故所治蜀人也才高而識卓譽洽而望隆
他日秉鉞建旄立功萬里何愧蜀相哉何愧蜀相哉
公昔守秦郵時嘗有惠政流於下邑今江淮之間苦

兵矣而重有冀於公之復臨之也故於公之往也又
言戎焉

移郡邑學官弟子文二首

竊惟天下之治繫才才繫學學繫教自昔隆之矣我
國家黌序星布儻又雲興治化昭明炳焉與黃虞並
茂則教然哉職不學上采銓臣言被以豸繡賜
之重書命督爾八閩學事豈不甚幸甚幸者與乃職
之拜命也則悚容而懼何也上之所急諸生者
非文也將其才而用之也使職之所教諸生異日
者種上任使不用者亦不失為文儒則何用懼萬

言之無以應之用之無以酬之則將數職以
不能教誨之罪職奚請而釋焉用是上繹皇綸下
程聖訓遠采昔典近稽物情作閩學約言總約八篇
分約參拾柒條夫約之為言誠也又言省也士不可
縱則誠之又不可以腐詞碎語亂其耳目則省之是
故稱約焉既約之矣其或有不遵吾約者則憲章炳
炳在也學官弟子及二三大夫其亦思所以共守之
慎念哉慎念哉文到函下所屬毋忽

再移郡邑學官弟子文一首

職惟拜命以來未嘗一日釋念於二三子亦以二

三子有跂予之心焉將以旦夕戒輿上塗巡行郡邑以宣教事顧念世偽日滋人性易淆不嚴制而大為之防則不才者得闖竊以捨其陋而才者反無以自見其美夫試者將使才而美者用勸不才而陋者用懲也今或使才不才混而勸懲之道微則安用試故今所為試規者至嚴然惟求無負於二三子非有他也文到有司亟下之學官學官亟以日教諸生而滌慮以候焉夫法之行也如金如石如江如河敢爾布告惟百執事寔共圖之

總約八篇

遵 帝第一我

聖祖高皇帝何為而作卧碑哉誠念學者之琴琴綸綸而無以一之於正也是故師長而戒其眇視以崇敬也有司而戒其挾制以敦厚也公門而戒其輕入以培節也戒勿建言戒勿峻詞戒勿訐過以養恥也保身惜行以遠禍也含情忍性以却咎也大哉 皇言其示天下以教學之大綱也 皇上賜以璽書則視碑尤著焉曰心曰敬則學之本也忠信禮義孝弟廉恥則學之實也毋尚浮誕則文之規也夫膳而復身家之繇則學之資也選其賢而退其不肖者則學

之紀也諸司不得預學事則顯其柄也貪酷利病得
以封事具聞則重其權也大哉 皇言其示天下以
教學之全功也故夫有所繫訓於諸生者非實也
帝訓詳矣不可得而遺也有所切飭於諸生者非刻
也 帝訓嚴矣不得而縱也才則進之非私也 帝
之所奪不可得而庇也然而奉法者則常患於不明
不公夫不明者碎之日不知夜月不知晝猶可言也
不公者則是廢權而手為之輕重廢度而口為之短
長不可言也奉法者不敢不公矣不敢不明矣乃或
撓之則將奉 璽書而從事又撓之則將題尺疏上

言 明主而委綬去之以謝諸生安能局促偃蹇而
徒擁空名於二三子之上為也且窮達人之所必有
也而惟上不負 帝下不負諸生一任之矣

辨學第二

夫學難言哉夫學難言哉非學之難言而學之難辨
也聖人作六經以明道辟之日月並耀江河並流萬
世之所共睹也今之學者乃惛惛切切感容拊掌而
嗟嘆斯道之不明則是以六經為矇也自諸儒表章
六經以詔天下辟之披浮雲西觀青天披隄障而走
大海群心之所共快也今之學者乃猶懃懃疊七撰

異標竒而自稱發千載之秘則是以諸儒為妄也自昔名鄉偉人賢豪高士功被宇宙名垂竹帛忠貫日月義動鬼神乃所謂天下不可一日無此人者也今之學者乃鄙之曰不聞道則是以道外有功也自昔宏言崇議嘉謨遠謀上紆主憂下闡民瘼近持國是遠垂世經乃所謂天下不可一日無此言者也今之學者乃鄙之曰不聞道則是以道外有文也嗟乎學術之不明也豈惟裂道哉道裂則士志惑士志惑則士習乖士習乖則人才迂僻龐駁而無當故吾願諸生之慎辨之也六經以經之群儒以緯之百子以廣

生言
反傳以徵之母異而冠母緩而帶母迺而談母闕而行毋瞿瞿而視毋陰陰而吟毋徐徐而貌毋罔罔而動以子則孝以臣則忠以士則脩之家以官則脩之國以庠序則教以郡邑則政以禮樂則文以兵戎則武以邊疆則坐銷敵人之氣不敢南嚮而牧馬以朝廷則日營四海之安危而身負宗社之休戚此學之正也亦道之正也諸子慎念哉聖人曰惡莠恐其亂苗也夫雜學之亂道甚于莠故願諸生之力鋤之而毋俾為苗害也

夫功崇惟志昔談尚之矣蓋志之於人也辟之於木則根乃辟之於田則谷焉辟之於射則的焉蓋一時立之而一世成之者也故天下未有不志而成者也孔子尼山之布衣也而其言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何兵大也伊尹有莘之耕氓也而其心曰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也何其偉也禹稷唐虞之群工也而其心曰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何其急也且尚父以漁釣興周傳說以版築隆商管仲以檻車匡齊孔明以躬耕佐漢數公者拔之萬人之下置

之萬人之上而崇功令名遂爾顯著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彼其初固嘗志之也今夫觀之家而或臧獲餒凍則必立謀所以起之天下之人之顛連而莫之告也亦何以異於家也今夫人之一身而或手足沴結則必立謀所以蘇之天下之人之危苦克克吾自也亦何以異於身也主德何以宣之民故何以達之外患何以弭之內瘼何以瘳之國賦何以充之戎備何以飭之天時何以若之地利何以闢之危此皆經緯其宜整齊其緒而需用焉固以治吾之家而理吾之身也故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者非意之也彼其

竭一心之知慮而萃之於繁華利達是自卑其志者也白首估畢而斤斤然自附於古之儒者之流是自窮其志者也溺神握管畢志抽詞而徒以華言亮語誇天下後世之耳目是自隘其志者也嗟乎天之與人以才也將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任也吾之志而僅以三者卑焉窮焉隘焉其如天下國家何哉諸生誠有天下國家之志而日講之庶不稱腐儒且治天下亦安用腐儒為也

慎履第四

余聞之蘇子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則斯語豈不誠甚當哉是故吾未見夫居則憤憤出則炳炳者也吾亦未見夫居則井井出則汶汶者是故古之君子其持已也辟之持壁焉全則壁不全則瓦矣其戒慾也辟之防川焉一決則潰敗四出而不可收拾矣其忍性也辟之滅火焉不以水沃之則炎炎而上其勢將至於燎原矣是故君子慎之也今夫上書公府獻策當塗稽首乞恩掃門求謁非高士之風也險心側目日伺有司之短而持之而因以行其私不得則肆言訕謗轉相煽惑非元吉之履也假借名器通賦侵畝儒服跽立雜之胥徒甚或代書訟

牒以需賄食其視有司之署若履其家焉非大雅之
觀也狎暱徵逐卮酒歡噉朝酪名酌蒲博大呼而或
游戲倡優淪溺簪珥非端人之習也日夕衢市凌雜
未盭一言不相中輒張目攘臂折支敗面桎梏囹圄
且其心焉非居身之珍也歲暮途窮壹志苟得餽稟
出納飲祀擯相需賄里胥代庖而竊非長厚之道也
多士戒之哉今有言麟鳳之游于郊也人靡不爭觀
之駟騶之鳴而聞之者揜耳而走客之山行也松栢
則敬之桃李則悅之荆棘則思以鋤之矣夫聞不稱
彬彬鄒魯武諸生生其間而日有感於先達大儒名
之為者其為麟鳳松栢之倂明矣萬一而有駟騶
荆棘者出焉亦何面目以見爾之先達長者乎况又
有惡而鋤之者在也

勤業第五

夫天下之事未有不勤而成者也是故理之在人而
不學不明不勤不獲也辟之泉之在山不鑿不流也
辟之絲之在蠶不抽不見也時之在天而勤者得之
惰者失之也辟之人之者而不可復少也辟之水之
東而不可復西也是故古之君子之貴時也貴時者
貴勤也寢懷鉛筆寤誦詩書何其篤也讀書五行俱

下何其敏也採新負販投閒百遍何其切也織牛衣以自給而好學不倦何其誠也帶經而鋤下帷而誦流麥而編蒲焮掌而穿膝何其勇也若而人者居則鴻士出則名卿古今共嗟焉然猶中庸之士也夫孔子者非所謂至聖至聖者哉即使不勤猶當萬倍於學者然而發憤忘食何其切也好古敏求何其銳也韋編三絕何其久也而予也晝寢求也自晝賜也願息則毅然以言擢之不少假焉是聖人之惡夫不勤者如此其甚也今此諸生方其始也結髮束脩誦詩讀書何嘗不彬彬稱才哉其率也乃有大繆不然者

夫上也乃有翔翔六藝之囿縱橫百氏之林而著書立言萬世稱雋者乃有讎對墳典茫昧訓詁即試以常言庸語至曳白不能對者其次也乃有抱圭璋之才奮金碧之文而結綬影纓致其身於青雲之上者乃有歲晏途遙髮興衣白悲嘆窮閭落莫舊廬而父母妻子不免飢而啼者又其次也乃有淵岳其心麟鳳其采而名章鉅篇為學士大夫之所贊嘆欣慕者乃有身被夏楚奪其衣衿而垂涕潛歸慙見其鄉之父老兄弟者何故哉則勤與不勤之驗也今夫耕者不勤則飢織者不勤則寒學者不勤則困飢寒者猶

可貸而起之困者不可以請而解也諸生急學哉毋以百慮自勞毋以群動自撓苟至於困而後有省於吾言則晏矣

談藝第六

夫六經而下文豈勝談哉左馬之古也董賈之渾也班揚之嚴也韓柳之粹也蘇曾之暢也咸炳炳朗朗千載之所共嗟也然其文馬不襲左而班不襲揚也柳不襲韓而曾不襲蘇也何也不得不同者文之精也不得不異者文之迹也論文而至於舉業其視文既已遠矣文而襲者舛也况拾世俗之陳言庸語而

擬以成文又舛之舛者也今夫人性之有文也不猶天之雲霞地之草木哉雲霞之麗於天也是日日生焉者也非以昔日之斷雲殘霞而布之今日也草木之麗於地也是歲歲生焉者也非以今歲之萎葉枯株而布之來歲也人性之有文也是時時生焉者也非以他人之陳言庸語而借之於我也故古之言文者得之心而發之文也其理之瑩也如金之精知王之粹而天下之人莫之敢損益也其詞之溢也如長江如大河魚龍鼉鼉縱橫出沒而不可揜也其清通也如月之秋如江之澄如潭之寒而千里一碧冷

然內徹也其古雅也如太羹如玄酒如周之彛而商
之鼎令人觀之而裴回太息棲神千載之上也其明
達也如青天如白日而有目者之所共覩也其飄逸
也如珮玉鳴琚乘風御空可望而不可即也其鑑鏘
也如金石相宣絲竹並奏而聽之者靡靡忘倦也其
詭麗也如芙蓉秋水之上而真色充燦不假雕飾也
其嚴正也如達官貴人端冕而立乎朝廷之上見之
者慄然動容也其雄渾也如鉅鹿之戰以一當百人
人戢伏不敢仰視也斯文之極也以之闡經則道德
性命之精章矣以之論史則治亂興衰之鏡達矣以

之辨事則得失安危之機判矣辟之天之雲霞地之
草木無所假焉者也左馬諸子之所不能易也尚何
以陳言庸語為哉文賦云謝朝華之已披啓夕秀於
未振諸生其含爾糟粕茂爾精華吾將慄而覽焉

端範第七

夫師儒者士之範也故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
民知敬學所謂嚴者非特自嚴之而人亦嚴之之謂
也余觀世之有司類以勢自崇而士或頑敖不恭其
命而為之師者方且上畏有司下長士日惕惕焉惟
恐遭之而不能安於其位也是可嘆也辟之父兄之

教子弟既已召塾傳傳之矣顧乃不恭其傳子弟又從而侮之而傳且求以自容於父兄子弟惟恐棄之也則子弟之不淑何恠哉余求其故則非父兄子弟之過而師之過也今夫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師嘗誦之以教士矣而覘其自為乃夫諸君皆文學高第誦說先生翱翔禮樂之區出入仁義之途為日久矣安至如若所為者而子弟不得不舉而言之亦即耳目所覩記者而懼諸君之萬一也假令萬一有之亦可面目以立二三子之上亦何恠乎有司之輕之而二三子之侮之也諸君慎之哉誠能以禮自持以義自同敦學而勤誨嚴規而貞度若是則有司悚然恭之二三子有不慄_匕受命且侮之者吾得以法繩之矣吁師難哉

誠俗第八

夫禮者所以維俗也而俗之所趨一往而不可復則及至於廢禮嗟夫禮不能維俗而反為俗所廢可畏哉可畏哉其他不論論其大者今夫冠而字之聖人教天下以成人之道也今髻而學者輒字矣頃之號矣未及勝衣而已巍然大人長者之稱矣及其冠也父既無以命子甚至竊仕者之矧矧之何謂乎昏禮

者聖人教人以人道之始也今也不擇德不論才富則昏之貴而富者亟昏之鬻田娉婦殫家遣女佩環盈路繒綈滿車不然者夫厭其妻而勇姑輒怒罵其婦昏姻論財古之君子夷之而今乃甘心焉喪禮者聖人教人以厚終之孝也今也苦塊未視布筵勞賓飲食相藉破涕為咲召僧共佛吹竿伐鼓衰絰而居展采如媵富有貲者泥堪輿之說而暴露其親以求利後人貧者至以其親骸而付之水火滅之是仁人孝子之所驚悼而不忍言者也而今之人何心哉祭禮者聖人教人以追遠之孝也今也大廈廣室高臺

曲此少者千金多者萬金而為之先者乃不得只尺之地而受享焉貴人之臨供帳治具烹羊包羔羞醕雲縟而為之先者則尋常羹豆之設而無所加意焉且歲時墓祭又多男女之戲而耳目之觀也何視其先不若其身與客哉文中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蓋傷乎蓋傷乎世俗者而為之非也諸生者而亦復為之非之非者也且諸生之所最尊隆效法者非朱子哉其所輯家禮固天下信之而萬世傳之者也諸生內以諭其父兄外以諭其鄉

之長老子弟而稍稍習其說行之雍雍磷磷斐斐翼翼而遠近觀則焉則古禮雖不可盡復其禁俗之不至於察禮也有於矣是在二三子哉是在二三子哉



